

穿越-COS

谁说 不倾城

青梅竹马，换来一世相思。
倾尽生命，只为守护心中的“绝世”红颜。

田小瑞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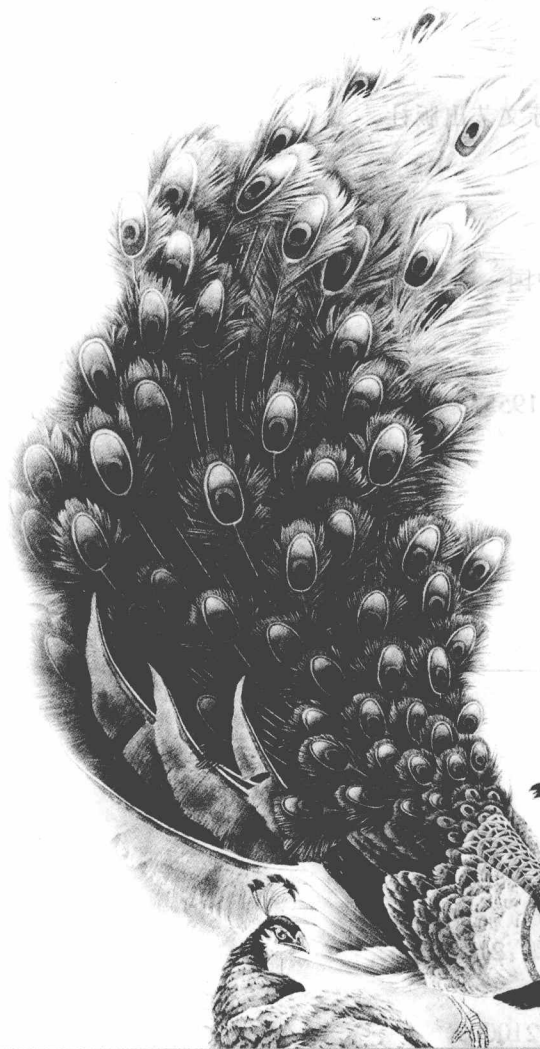
谁 · 说 · 丫 ·
SHUISHUO YAHU



YZLI0890116692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谁说不倾城

青梅竹马，换来一世相思。
倾尽生命，只为守护心中的“绝世”红颜。



YZLI0890116692

谁 · 说 · 丫 · 鬟

SHUISHUO YAHUAN BUQINGCHENG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说丫鬟不倾城 / 田小璃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399-4807-2

I. ①谁… II. ①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5535 号

书 名 谁说丫鬟不倾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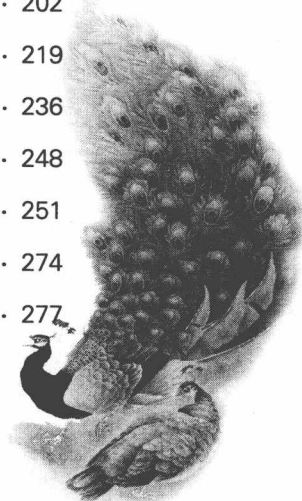
著 者	田小璃
责任编辑	胡 泊
装帧设计	天下装帧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通联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807-2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SHUI SHUO YA HUAN BU QING CHENG

第一章 自在飞花轻似梦	001
第二章 漠漠轻寒上小楼	018
第三章 桃花结子,不因春瘦	035
第四章 此地曾轻别	054
第五章 直道相思了无益	071
第六章 此曲有意无人传	088
第七章 画楼云雨无凭	105
第八章 此生只为一人去	121
第九章 恨春去,不与人期	139
第十章 若待得君来向此	157
第十一章 但梦想,一枝潇洒	176
第十二章 年少春衫薄(成风 番外)	198
第十三章 此情已过	202
第十四章 芭蕉不展丁香结	219
第十五章 只有春知处	236
第十六章 谁共我,醉明月(杨子玉 番外)	248
第十七章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251
第十八章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成钰 番外)	274
第十九章 并无别事,唯求你一世长安	277





第一章 自在飞花轻似梦

大烨建安十四年,冬。

大雨直到天色微亮时方才停住,凤凰城笼罩在一片水雾之中,冷冷清清。

城中偶有士兵队列出现,收整着满城狼藉。血水流了一地,空气中的气味让人作呕,所有人都是满面木然。经过整整一个月才攻下的城池并没有让他们心生欢喜,也或许是杀戮已让人麻木,所有人没有想到一个南边小国竟让他们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获得了胜利,可是同时也损失了无数。

在城外墓地,一个四十出头的士兵负责将尸体挖坑掩埋。他不停举锄铲土,在冰冷的空气里仍流了满头的汗水。眼见处理得差不多了,他这才松了口气,找了个看起来还算干净的地方坐下休息。擦擦额头上的汗,仔细看看四周并没有人,方才从衣服里掏出一个面饼小口小口吃起来——这是他昨日吃饭时偷偷藏下来的,若是被发现,只怕难逃一顿好打。

“喵呜……喵呜……”

老兵停住动作,仔细听着,仿佛猫叫一般的呜咽声传入耳中,不远处的草丛微微摇动着。他站起身,把腰上的刀拔出,放轻脚步朝声音传出的方向走过去。

等走到了草丛前,他深吸一口气,用刀尖猛地一下把草扒开,却见地上躺着一具女尸,看样子不过二十出头,容貌美丽,身上穿着南乐国宫女的服饰。她弓着身子,把不知什么东西死死护在怀中,身后有一支箭没入血肉。老兵用刀在女尸身上敲打了几下,确定她已经死了后才把刀插入鞘中。随后蹲下身,把女子交叉的手掰开,露出的竟是一个襁褓!

老兵把襁褓拾起来抱在怀中,掀开一个角,一张粉雕玉琢般的小脸映入眼帘。婴儿似乎是被饿醒的,小脸哭得涨红。

突然离开了原来的怀抱,来到一个更加温暖的地方,小婴儿停止了哭泣,睁着一双清亮的眼睛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人。老兵也打量着怀中的孩子,一时间竟是大眼瞪小眼,谁也不认输。婴儿突然笑起来,露出光秃秃的牙床。她伸出手去抓老兵的胡

子，小手挠得老兵痒痒起来，也跟着笑出来。

老兵抱着孩子坐回先前休息的地方，把面饼拿出来扯了一点在手上碾碎，然后喂进孩子的嘴里。婴儿美滋滋地吸吮着，莲藕般的小手抱住老兵的手不肯松开。一股梅花的香气飘入鼻尖，顿时让人觉得神清气爽。

一种被依靠的感觉油然而生，老兵看着婴儿的眼光愈发柔和起来。想起至今无所出的妻子，再看了眼怀中的孩子，老兵狠狠地点了下头，把孩子抱紧。

城墙上有一黑袍男子迎风而立。

不多时，一位副将飞奔而来，对着黑袍将军单膝跪下：“启禀王爷，琦月夫人在寝宫中毒自尽，小公主被宫女抱走，企图从王宫的密道逃出，现已被截下。”

“哗啦啦……”风吹动着城墙上的旗帜，黑袍将军一时之间有些失神。

“王爷？”副将出声提醒。

“带上来。”将军轻声发令，副将忙领命而去。

过了一会儿，一名宫女抱着一个孩子跟在副将身后走上了城墙。三人在黑袍将军身后站定。

“你是娘娘身边的什么人？”半晌，黑袍将军问出这样一句话，不免让副将有些诧异。难道王爷与南乐国主的夫人是旧识？

小宫女却没露出任何惊奇的表情。她低头看着怀里的孩子，那孩子睡得正香，国破家亡对这个婴孩的梦并无丝毫影响。女子深吸一口气，怕惊醒孩子，于是放轻了声音道：“奴婢名唤杏儿，是娘娘的贴身婢女。”末了，又加上一句，“是娘娘从府里带进宫的。”

黑袍将军转过身，剑眉星目，一入目竟是深入骨髓的熟悉。那宫女的心里仿佛响起叹息，却又那么不清晰，仿若一枕黄粱，梦醒时只余惆怅。

将军仔细地将宫女上上下下打量一遍，模样并不出众，但一双眼睛却是出奇的美。

“我有没有见过你？”将军发问。

宫女脸上仍是淡淡的表情，但眼睛里却好像瞬间聚起了一汪水，但片刻后又消失不见。

“杏儿不过是小姐身边的侍婢，将军就算见过也不会记得。”

怀中的婴儿像是睡够了，发出一声嚶吁。于是将军又把注意力移到了宫女怀中的孩子，那婴儿打了一个小小的哈欠，露出柔软的牙床。霎时间让人感到温暖。

“我能抱抱这孩子么？”话问出口，声音是意料之外的苦涩。

宫女似乎有些犹豫，但想了想还是将孩子递给黑袍将军。眼中闪过留恋和决绝。

“王爷，小姐临终前嘱咐奴婢一定要把孩子交给您，她说您欠她一件事，她希望您能好好照顾这个孩子。”说完，她深深地看了男子一眼后，冲到城墙边纵身一跃。

恍惚中，仿佛回到了五年前的那个中秋之夜，小姐偷溜出府，命她假扮自己在房中读书。那夜她蒙了面纱，一时兴起爬上屋顶赏月。他到南乐游历，恰巧从府侧的小巷经过。

她说自己是丞相家的小姐，见他年少风流，特邀一同中秋赏月。

那是她一生中说过最轻浮的话，面纱掩了她嫣红的脸，只露出一双眼，灿若星辰。

风袭面而来，衣袂翻飞。她感到解脱。

“将她厚葬”，不知为何，他心中竟因这个不相识的女子的死而有些怅然。“琦月夫人已携南乐公主为其国主殉葬，今日之事，不得再提。”

这是他欠琦月的，理应还清。

大烨建安三十年，七月初七。

“清儿姐，这个花瓶应该放哪儿啊？可以摆到外面么？”一身黄衣的如意，看起来不过十岁出头，本是机灵可爱的小脸此刻却皱成了一团，险些被人当成包子。她此刻手拿着个花瓶，满脸苦恼地问。

“我看看，”我应声，接着从打开的窗户向外看了一眼，“你这丫头怎么什么都能翻出来，那是去年成王妃送的礼，你若是想挨板子就摆出去吧。”

“啊！那可怎么办啊？！”她大叫一声，差点急得跳脚。“这是我今儿在少爷房里看见的，原想着是他随手从外堂拿回来的，我担心被人发现了又要挨骂，这才急着归回原处。谁曾想那祖宗竟是拿了夫人的东西到处放……”

“你说什么？”我慢慢站了起来，睁大双眸，满脸难以置信，几乎是一字一字地问。“是少爷拿来的？”

“是啊，清儿姐，为什么每次轮到我打扫少爷房间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她险些哭了出来。

“把东西给我！”我大叫一声，从如意手中夺过花瓶，飞一般冲出屋子，然后向藏宝阁狂奔而去。

建安帝即位后便立即对周边小国进行扫荡，而我父母也在战争中死去。王爷见我年幼可怜，于是将我抱回王府收养。原先是放在先王妃房里养着，然而不过几年，先王妃见我虽年纪小小，但沉着冷静，于是差了我去照顾世子。当时先王妃便说，若是世子有任何差错，我都逃不了干系。我从此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好歹过了这十几年。今儿个是七夕佳节，又是王妃寿辰，我从上个月就一直忙到现在，所以没太注意那个小祖宗。谁知他还是惹了麻烦来。

跑了好一段路，眼见藏宝阁已在眼前，我这才停下来，深深吸了几口气，端正眉目走了过去。

看守阁楼的下人见我过来，皆是恭恭敬敬。“清儿姑娘。”

“嗯，”淡淡应一声，“夫人让我来取样东西。”

“是。”两人让开身。

走到门前，从袖里拿出钥匙，把门打开，走进去后把门轻掩上。仔细打量，阁内被人翻过的痕迹十分明显。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把花瓶放回原处，然后将所有东西都归置好——这样的善后工作我已做了不下数十次。

等到所有东西都放好，突然想起夫人昨日吩咐的事，于是走到二楼。西墙挂着一幅山水画。我将画掀开，墙上有一块被凿空了的地方，而空格中又放着一个十分精致的小木箱。我将木箱取出，拿出一把小巧的钥匙把锁打开。一入眼帘，却叫整个人呆住，一时身子瘫软，差点跌倒在地。

我不禁苦笑一声。

刚从藏宝阁出来便看见世子的贴身小厮顺儿守在楼外，神色慌张。

一见我他立马冲上前，看样子像是哭过。

“寿宴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不陪着世子准备反倒来这做什么？”我没好气地问。

“清儿姐，你别怪我。世子他、他……”顺儿结结巴巴，样子极为可怜。

见他这副样子，我心里的气顿时去了不少，却越发担忧。盒子里放的是王爷和王妃成亲时，王爷送给王妃的一枝玉簪子。王妃向来极为宝贝，放在藏宝阁中珍藏，只每年的寿辰才舍得拿出来。可是现在簪子不见了，除了世子我也想不出谁敢做这事。

王妃昨日便命我今日取了簪子去给她，此刻东西不见了，就算是世子拿的，可受罚的也只是我。

“世子他怎么了？难道又不见了？”我随口问一句，却见顺儿整个脸都白了。“真不见了？”一出声，才发现自己几乎是吼出来的，声音在耳朵里嗡嗡地回响。顺儿被我吓得整个人呆住，只睁着一双眼看我。

“清……清儿姐，”顺儿小心地叫了我一声。见我不出声，他竟突然哭了出来，边哭边说：“清儿姐，世子今儿一早就出府了，还不许我跟着。可他到现在还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啊？若是一会儿王妃问起来，顺儿就死定了，清儿姐你要救我啊！”

他哭得声嘶力竭，我实在说不出什么教训的话，只得安抚他几句。待看着他回了院子，我抬头看看天，时辰已不早了。

心里仔细想了想，便打定主意，随便抓了一个人，让他带话给如意，就说我找世子去了，一定在寿宴前赶回来。然后急忙出了府，七拐八拐来到“青楼”。洛阳城里红粉之地无数，但也只此一家，敢取名“青楼”。

曾听府里姐妹们说过，“青楼”算得上是洛阳第一楼，楼里的姑娘个个色艺双绝，而且有姑娘自己选择客人的规矩。能进去的固然都是有名有权之人，但只有姑娘自己选上了，才能成为“青楼”的入幕之宾。

可再怎么出名，也不过烟花柳巷，乌烟瘴气之地。其实以前出府采买时，我宁愿绕路也不愿从楼前经过。然而此刻，为了那位祖宗，我也只有硬着头皮闯了。

刚来到门前，就有一个小厮将我拦住。

“姑娘，对不住，‘青楼’不接待女客。”

我赔笑道：“这位小哥，我是来找我家少爷的，麻烦你帮个忙，帮我叫他一声吧。”说着从怀里掏出些碎银递到他手上。

他挡住我的手，并没有接。想了想，“好吧，我去帮你说一声。敢问你家少爷是哪位？”

我干笑两声，把手收了回来，“是怡亲王家的公子，麻烦小哥了。”

看着他走进门去，我不禁心生感叹。第一楼果然是第一楼，就连守门的小厮都有规有矩，不知比好些大户人家的下人强了多少倍。

等了半天仍不见他出来，天色却越来越暗。

我心急如焚，只得在青楼门前走来走去。

都不知走了多少趟，想着王妃的簪子，眼一闭，干脆冲了进去。因为此时尚未天黑，所以楼内并没有什么客人，看起来有些冷清。进了大堂，有几个下人在打扫。见我进来都装作没看见，仍是各做各的事。

我正发愁这地方这么大，该到哪里去找，耳边却隐隐有歌声传来。静立细听，那歌声如黄莺出谷，悦耳动人，仿佛能摄人心魄。连忙稳住心神，追着声音朝后院走去。

穿过大堂，一大片荷塘映入眼帘。荷花开得正好，粉白相间。此刻已近黄昏，光线幽幽地照进池塘中，竟恍若仙境。荷塘正中有一水榭高台，四周搭着粉白纱巾，与池里的荷花相互映衬。

“长相思，短相思，若寄梅花三两枝……”歌声悠然，偏又带着一种清冷，也不知能有这样歌声的会是个怎样的女子。

歌声似乎是从高台上传来的，透过飞舞的纱巾可以看到有女子正在抚琴。四处一打量，才发现刚才答应帮我传话的小哥此刻正站在池边，一脸呆滞，像是已入梦境。

无奈地摇摇头——这般歌声连我这个女子都险些失了魂，更何况是他。

移转目光朝水榭正对着的方向看去——果不其然，那祖宗和两个经常来往的少爷正一边喝酒一边欣赏佳人。他倒是有心思，却不曾想想我，好歹我也跟在他身边十几年了，他把那簪子偷去，说不定我要赔上一条命！想着，心里难过起来。不过转念一想，他是主子，从来便不被这些那些的规矩管着，一时没想到也是有的，我也不应都怪在他身上，还是算了。深吸口气，端着步子走上前。

刚走了没几步，就见世子身边的一个少年突然偏转了头，看见我，微微挑起眉，露出诧异。那人是兵部尚书家的二公子李萧意，经常到王府做客。虽不曾与我说过几句话，但他为人温和，对我也极为有礼。每次送礼给王爷夫人或是世子时也会有我和如意几个在府里能说上些话的下人一份，因此我对他颇有好感。

此刻见他被我吓着了，便不好意思地对他笑笑。他一愣，眸子恢复温和，朝我轻轻点头示意。然后侧过身，用手推了推他旁边的人，然后抬起下巴朝我这边点了下。那人偏转过身子，看向我，一双桃花眼中波光流转，竟让满池荷花顷刻间黯然失色。

他微微侧了身子，露出一脸笑，“哎呀小清儿，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他这一声实在太过突兀，一时间所有的人都朝我看来，就连水榭上的歌声也已停住。

脸上一热，我顾不得害羞，急忙上前一步福了个身，“爷，时辰不早了，寿宴马上就要开始，奴婢是来请爷回府的。”

“啊，我这么把这茬儿给忘了！”他大叫，声音里尽是苦恼。我微微抬眼，却见他脸上除了笑还是笑。心知他根本不在乎，可还是直起身子，接话道：“那就请爷快跟奴婢走吧，若是再迟，只怕就来不及给夫人拜寿了。”

他站起来，手里拿着一支簪子转着。“好吧，那我就跟你回去。双双……”他突然唤了一声。

“钰少这是要走了么？”身后有人应声，我侧过头，只见一位蓝衣女子笑盈盈地通过池上通道向我们走过来。左右都是盛放的荷花，她置身其中，仿是踏花而至，一时间让人觉得美艳不可方物。她应该就是刚才在台上唱歌的女子吧，原先离得远，所以看不真切。现下她走到眼前——一双丹凤眼，顾盼间可摄人魂魄。眉似远黛，肌肤白皙若暖玉。樱桃小嘴，杨柳蛮腰，不过薄施脂粉，然却艳光四射。若说她是绝代佳人，也绝不会辱没这四个字。“可是双双唱得不好，才把钰少气走的？”双双轻声问道，脸上笑容美好。

世子低笑一声，走到她面前。

“双双的歌艺大烨无人能及，又岂有不好的？”他执着簪子到双双跟前。

“今日府里有些事，要先走，不如我就以这簪子作为赔礼？”

我一惊，“爷！”

他却恍若未闻，径自把簪子插在双双的发髻上。手轻抚着双双的发，眼神温柔得能滴出水来。

我压低声音，“爷，这是王妃的东西，您怎能随意赠人呢？”

“唉，小清儿，这簪子你家主子已经送出去，难道你还要把它收回来么？”成亲王世子成钺走到我身边，拿着把扇子挥来挥去，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再说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你家王妃难道还缺首饰？”

“我听说那簪子是怡亲王送给怡亲王妃的，是当今太后的陪嫁之物，成钰你怎么就送人了？”李萧意抬手放在少爷肩上，一脸笑意。

我朝他回了个感激的笑。

“阿钺说得对，二娘难道连簪子都没有么？”少爷收回手，“双双，那我们今日就先走了，明几个再来看你。你先去休息吧。”

双双笑着看了我一眼，“那双双就不送各位了。”

少爷点点头，转身就走。成钺看着我笑笑，也拉着李萧意跟着去了。我一时间呆在原地，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今日拿不回簪子，我怕是不死也要去半条命了。

转念想想，反正这条命也是王爷捡回来的，便是丢在这王府也算不得冤枉。于是一咬牙一跺脚，转身就要走。

“清儿姑娘。”身后的人突然出声叫住我。

我顿住脚步，回身。

双双走上前来，把簪子取下，递到我面前。

“双双姑娘，你这是？”我疑惑地问。

她微笑，笑容中尽是温暖，全然不似青楼女子。“这簪子于我不过是一件饰物，可于姑娘想必相关性命。刚才钰少在场，双双也不好驳了他的面子，现下他走了，我便把这簪子给姑娘吧。”

“可、可这是少爷赠给姑娘……”我连话都说不顺，见她竟能为我着想，一时间心里什么滋味都有了。

她把簪子塞进我手里，“钰少把簪子送给我，那簪子便是我的了。现在我不过是将它转送给姑娘，难道姑娘嫌弃么？”

“自然不是！”我急忙澄清，看她满脸的笑，才明白过来她不是在逗我玩。“既然如此，我也不再推辞，多谢姑娘了，改日必当上门答谢。”

双双点点头，笑道：“钰少已走远了，姑娘还是快跟上吧。”

我向她行了个礼表示感谢，握着簪子赶忙去追少爷。

一出门，却发现三个人都在门口等着我，一时间反倒有些受宠若惊。而这三人看见我出来，也不多说，回身便走。我低着头，跟在她们身后。

直到将簪子送到王妃的贴身婢女绛若手上，我才算松了口气。也直到这时，才感到浑身酸痛，就像刚打完一场仗，疲惫得一沾床便可睡去。

慢悠悠地晃回院子，天色已经全黑。王府内外都挂了灯笼，显得喜气洋洋。内院虽离外院远，但欢声笑语还是能够传进来。

怡亲王成慕恒是当今圣上建安帝的胞弟，戎马半生为大烨打下国土无数，而且对建安帝是一等一的忠心，是以深得帝宠。其原配是陈相国家的长女，大烨最是贤良淑德的女子。但王爷对女色之事并不上心，与先王妃也只是相敬如宾、平淡如水。因此先王妃在生了世子后便把全部的心思放到儿子身上，母子之间倒十分亲厚。

可天有不测，建安二十年秋，先王妃不慎感染风寒，从此一病不起，没等到第二年开春就去了。第二年夏，由建安帝做媒，指了当今圣德太后胞妹之女为怡亲王续弦，也就是现在的王妃。王妃进府后一无所出，因此她对成钰虽不是极好，但也不错。

但或许是因为对生母的感情过深，世子对现在的王妃总是不肯亲近，对于王妃

的示好也视而不见。今天更是将王妃的簪子偷了去,若是王妃知道了,怕是免不了生一场大气。不过幸而双双姑娘人好,才让我得以交差。

思及此,心中对双双姑娘的好感又甚。正想着改日带些东西去好好谢她,却见如意从长廊转角转了出来。她见有人先是吓了一跳,待看清是我,便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

“你这是做什么?”我轻挑起眉,“差事都做完了?”

她嘻嘻一笑,双手扯着我的袖子轻晃,凑近我耳边,略带讨好的意味。“清儿姐,今儿个是七夕,我听说城南点了花灯,甚是美丽,不如咱们去瞧瞧吧。”

每年七夕城南都会点花灯,绵延一街的灯色,美不可言。如意年少,贪玩好新鲜也是有的。

我朝她笑笑:“你莫不是皮子痒了,莫说你出不去,便是出去了,到时候若叫赵姑姑知道,打得皮开肉绽,你可别来求我。”

如意眼珠滴溜溜一转,道:“王妃做寿,赵姑姑外间的事都忙不过来,又怎会想到我们。好姐姐,我听说此次朝廷为七夕拨款,花灯会规模更甚从前,堪堪是百年再难有的了。我们若不去看,定会悔恨终生的!”

见她越说越离谱,竟是连“悔恨终生”这样的话都编了出来,我不禁失笑。可转念一想,她所说也在理,先王妃在世时,曾有一年七夕带了世子去赏花灯,我那时仍在她房里,于是也得了机会去瞧。不过那时尚且年幼,只觉得五颜六色的花灯甚是好看,至于街上满目桃花、郎情妾意却都没甚感觉。如今过了十多年,也不知外边是什么观景,是否有那年的美好。

如意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我,见我脸色稍有松懈,便兴奋地拉着我往后门去。

“唉,等等。”我停住。

如意立时回头一脸紧张地看着我,生怕我反悔。

我只得无奈地笑笑,“先回房去换件不常穿的衣裳,不然在街上被府里的人一眼瞧到,那就不好了。”

她听我说完,松了一口气,连连说还是姐姐想得周到,又忙拉着我回房换衣裳。

从柜子里找了一件素白的布裙,但转念一想今天是七夕,一身素白难免与这喜庆有些不对,若是如此便上街去只怕更加招摇。于是又换了一件粉色的纱裙,那是去年生辰时赵姑姑送的,因它的颜色不符下人身份,我一直不曾穿过。趁今儿个七夕,反倒可以让它见见光了。

把衣裳穿好后,想了想,把头发打散重新编了辫子。对镜一照,头发乌黑,似浓墨一般,与粉裙相衬,倒不显得单调。

刚收拾妥当,如意的声音就在房门外响起。连忙从枕头下拿了三两银子,匆匆出去。

待走到后门,见空无一人,想是家丁都到前院帮忙去了。于是两人顺顺当地

出了王府。我在府里身份不低，出入并无限制。但如意不同，所以只能用这样见不得光的法子。

王府在洛阳城东，离摆放灯笼的长街并不远。我与如意一路逛着也很快就到了。

站在街头，入目便是绵延十里的灯河。街道两旁挂满了各式形状的灯笼，街上男男女女，也几乎都是人手一个。街道上人声鼎沸，但却不让人觉得吵闹，反而有一种温馨。

突然感到手往下一坠，疑惑地侧过头，却见如意指着一旁卖灯笼的铺子，非要拉着我去。我实在拧不过她，便与她手牵手进了铺子。

老板是一位差不多三十出头的女子，挽着发髻，着大红裙衫，容貌姣好。站在灯笼中非但不觉艳俗，反而有一种热烈的美，能够让人看呆了去。

见有生意上门，她也不急着推销，只引我们进到店里面坐下，接着倒了两杯茶。

“两位姑娘喜欢什么款式的花灯？”言语中似乎有些劳累。

如意兴奋地四处查探，也不理老板娘说话。我无奈，想着好歹是七夕，买个灯笼应景也就得了。于是看向老板娘，“姐姐觉着好的捡两个给我们便是了。”顺手抬起茶碗，顿时清香扑鼻。我一愣，仔细看了茶叶，却是上好的梨山临月。不由心下一惊，因为这茶叶便是府里也只得一罐，只有贵客上门时才拿出待客。没想到这样小小的灯笼店竟能有，且随手拿来让客人品尝。

便是把这满屋子的灯笼都卖了，只怕也买不起梨山临月的半片茶叶。

“姑娘要是想要就自己挑了去，断没有让我挑的道理。买灯笼就是图个喜庆，想着寻段好姻缘，姑娘若是没这个意思，又何必浪费银子呢？”她转身在另一张凳子坐下，眼也不抬地冒出这么一段话。

如意闻言想要发作，我急忙朝她使眼色，她气愤半晌才忍了下来。

心中有些好笑，看老板这般，想必是哪家的夫人寻个乐子，才开了这店，并不是为了赚钱，便不想同她计较。示意如意自己挑个灯笼，我也站起身，四处打量起来。

店里的灯笼做工都很精细，模样也可爱。有玉兔、水莲、飞鸟等各式各样。虽多，但却没有特别喜欢的，正想着随手拿一个，眼光却瞟到一抹青绿，压在众多灯笼之下。心里一时好奇，费力气将那抹绿色翻了出来，却见是一只蜻蜓，画工有些粗糙，但胜在童趣可爱。只是看样子已经有些年月了。正想着是否换一个，转眼却见如意已选定一盏兔子灯笼，于是便拿着蜻蜓灯笼一并来到老板面前，请她算算价钱。

她抬起眼，见我手里拿着的灯笼却一时眼睛都亮了。一扫之前的倦态，将我上下打量一遍。

如意见她这样无礼，气愤道：“你还做不做生意啦！再看，我们可就不给银子了！”

那老板闻言一时笑起来，转头看向如意，笑道：“你这姑娘年纪小小，脾气倒是

挺大。这被看的都没说话，你倒先发起火来了。”随即又看向我，“这两盏花灯便当我送的，拿着走吧。”

如意见她不要钱，反倒是连话都不好意思说了。我估摸着市价，掏出银子给她，大家非亲非故，她愿意送，我却不可收。她先是推拒，后来见我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便随手接过银子丢到柜台上。

如意看她收了，才拉着我气嘟嘟的就往外走。待到门外站定，她气呼呼地看着我，“清儿姐，那人也太不懂礼数了。要是做生意的都像她那样，还不得全都喝西北风去！”话题一转，“再说这两只灯笼怎么就值了一两银子，清儿姐你怎给她那么多？！”语带埋怨。

我只笑笑，却并不答话。一两银子虽说是我一月的薪酬，但与那一口梨山临月相比，我也是绝不亏的。更何况我在府里住着，也没什么用钱的去处，给便给了。

怕她继续纠缠，我急忙掏出火折子吹着了将灯笼点着。然后拉着如意走进人潮。

七月七是求良缘的好日子，平日里不出门的小姐、公子都在自家下人的陪同下出来寻觅一番。如意年纪虽小，但到底已懂些才子佳人类的情事。此时见着风度翩翩的公子，或是貌美娇羞的佳人都要一一指给我看，并自己帮人家配了对。

“这公子就该配刚才那位小姐，可惜怎么就一前一后错过了，哎。”

我听得好笑，却也不想扫了她的兴，只道：“人说七夕节若遇着与自己拿一样灯笼的人便是天赐良缘，你与其盯着人家，倒不如好好为自己看看。若看上哪家相配的，我便去跟夫人求求，也省得你老是这么聒噪，没个正经样子。”

她是被我这么一段话臊红了脸，跺了跺脚，瞪我一眼就跑开了。

见她也只是自己在附近看看，我就不想拘束着她，只想着找个僻静的地方好好歇歇。四下观望，只见得不远处便有卖茶汤的铺子。于是三步并作两步走了过去，一边换上茶汤一边坐下。小伙计手脚麻利地倒了碗茶，转身又去招呼其他客人。端起茶汤喝了一大口，清爽香甜，对我而言与那梨山临月也无甚区别。

刚放下碗，就听得旁边传来几声喧哗，一时看过去，却见对街一角被几人围住，争执声越来越大。

“那是朱算子，家里世代都是算命的，向来不会出错。”小二见我好奇就为我解释。

我点点头，将茶钱付了。本着看热闹的心思朝那算命摊子走去。围观之人太多，待我好不容易挤进去，就见算命摊子前站着一男一女，看起来男的略大女的几岁。摊子后站着一位先生，不过四十出头的样子。

“你这老儿信口胡说，我三妹妹如何就命里不好？！我看你就是欠修理！”年轻男子脸红脖子粗，看起来被气得不能。而他身后的姑娘此刻正掩面低泣。

男子吼叫后又转身安慰身边的女子，“好妹妹，你快别哭了。他不过是个神棍，

胡言乱语做不得数,你别在意。我绝不会有负于你!”说着像是立誓般将手放到心口,脸色通红。

“老夫是照着姑娘的面相来说,何来的胡言乱语?”算命先生一袭青衫,颇有些目下无尘。

女子闻言哭得更加厉害,年轻男子手足无措,只能恨恨地瞪着先生,恨不能冲上去将他暴打一顿。

“姑娘也不必难过,你虽婚姻不顺,但却自有因缘。一切皆是命数。”

年轻男子怕算命先生再说出什么惹人嫌的话,拉着姑娘急急走了。众人见主角已走,也各自笑笑,散了。

看了一出戏,抬眼间天色已晚,想着也应回去。不料刚转身,却听身后传来一声“姑娘请留步”。

停下步子回过身,看了看周围并无别人。

“姑娘不用再找,在下唤的正是姑娘。”

一抬眼,却见算命先生正直直看着我,“在下想帮姑娘算上一算。”

想起他刚才险些拆了一段姻缘,我不由讪笑道:“有劳先生,只是身上没装银两,不敢叨扰先生。”

他轻轻一笑,让人大有如沐春风之感。

待我回过神,却不知什么时候已走到桌前。低下头一看,一个“钰”字端端正正写在纸上,簪花体,正是我的笔迹。

先生上前将纸张拿起,细细看了半晌。“姑娘可是九月初三所生?”他轻声问。我一愣,不知他是如何知道的。“正是。”

先生抬眼正正盯着我。一字一句掷地有声。

“九月初三所生,金玉之体,姑娘将来必定母仪天下。”

“扑哧。”

想不到他竟说这样的话,一时没忍住便笑了出来。朝他端正地行了个礼,“多谢先生吉言。”说完就见他皱起眉,似乎不太高兴我的反应。

“不过小小算命先生,难道连国母之位都能让你做主么?!简直大逆不道!”一声不屑响起。循声望去,只见一位二十左右的男子正皱眉来回打量着我和算命先生。

先生将他看上一看,又面向我,正经道:“姑娘与他必有一段因缘。”

男子闻言涨红了脸,“胡说!”

我见他长身玉立,长得一副好模样,倒也不生气,再次对先生行礼,“多谢先生吉言。”

说完提着灯笼要走,眼光一瞥,却见那男子手里拿着的竟是与我一样的蜻蜓灯笼。他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一时间愣住,不能言语。

看他提的灯笼与我的一模一样,且看着都是有些年头,想必当初就是一对。于

是笑道：“咱们还真是有段因缘啊。”

他脸色更红，瞪了我一眼，走上前来，“你这灯笼卖给我。”语气直冲，根本不像是在商量，而是命令。

我不说话，将灯笼提起来细细打量，一点没有理会他。

他见我漠视，一下生气起来。掏出什么东西便往我手里塞，趁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又将灯笼抢去转身就走。

我气不过，急急抓住他的衣袖，也不顾就在大街上，大着声音骂道：“你这人是怎么回事，那么大的还抢小姑娘的灯笼！你也不嫌丢人！”

路人见有热闹看立时围了过来，听我说了缘由，便齐齐鄙视地看着那男子。

他脸红得要滴出血来，可一瞬又变得煞白，转而又变成铁青，双眼冒火地看着我。

我将他塞到我手里的银子丢在他身上，银子直直砸在他胸口，他脸色顿时大红，双手紧握，呼吸急促，似乎在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出手打人。

“姐姐怎么了？”许是见到这边出了事，如意也跑了过来。见我和男子对立着便立刻挡在我身前，双眼瞪圆。一边怒视男子一边安慰我：“姐姐不怕，我护着你。”

我无奈，心里却有暖流淌过。伸手将她拉开，正眼看着那男子，“不就是个灯笼，你直说我送你便是，又何必那么侮辱人。”

他闻言一愣，脸色却有些好转，一时看着我仿佛又有些不好意思。

“我们走。”见没什么事情，想着时候也不早了，也到时间伺候世子安寝了，我便牵住如意的手。一转身，却见刚才灯笼铺的老板娘正双手环胸，站在人群中冷眼瞧着这一出戏，脸上似笑非笑。

“你等等。”身后男子出声，回过头，就见他脸色复杂地看着我，把灯笼递到我面前。

“三天后巳时，我在流云亭等你。”

末了，他咬咬牙，又加上一句话。

“不见不散。”

回到王府，宴席已接近尾声。

进门不久就碰到顺儿，知晓世子已回房，于是只得吩咐如意回去安寝，然后急急去弄了热水伺候世子洗漱。

进了院门，却见世子房间里一片漆黑，心下生疑。借着月光推门而入，进了屏风后，就见他连衣裳都没脱，就在床上直直躺着。

暗笑一声，将铜盆放在木架上。怕将他惊醒，便连灯也不点，将布巾弄湿后扭干，轻手轻脚地走到床前蹲坐下。

世子闭着眼，看样子已是睡着了。用布巾轻轻擦拭着他的脸，长长的睫毛在脸上投下一片阴影。白日间眸光流转的桃花眼此刻终于安静下来，再没有让人心疼的

隐痛。挺直的鼻梁，薄唇，再配上绵长的呼吸，直让我觉得内心安定。

不知怎么，仿佛失了魂一般，另一只手已不受控制地抚上那张睡颜。朝夕相伴了数十年的脸，早已在心里刻下印记。

微微皱眉，闻这味道怕是不知喝了多少酒。不过转念一想，若不是这些酒，只怕他也不会这么安静。

叹口气，将布巾挂回木架上，又折回床前。放轻动作帮他把外裳除去，然后拉了被子盖上。细细掖合被角，见处理得差不多了便打算退下。谁知一转眼却对上一双定定看着我的黑眸，眸子在黑夜里亮得出奇，神色难辨。

想起自己刚才做的事，脸不由一红，不过幸好没点灯，想必他也看不见，于是讪讪道：“怎么还不睡？”

他却不说话，只顾自沉默。我被看得发毛，正想着要不要夺门而出时却听见他说了话。

“你去哪儿了？”

低头想了想，决定实话实说：“去城南看花灯了。”

他几不可见地点了下头，复又闭眼睡去。

我等了半晌，见他并没有吩咐，便收拾铜盆退出去。

回到房中，脑海里想起的却是先前在街上遇见的男子。也不知他到底是什么心思，竟约我见面。不过他邀约，我却并不曾应下，倒也没有非去不可的道理。

这样一想，心里顿时轻松不少。洗漱一番也顾自睡去。

第二日一早，王妃房里的绛若姐姐就让人叫我去帮忙清点昨日收的寿礼，此次是王妃三十整寿，就连宫里也送了东西来，忙忙碌碌也花了两天时间才整理完。晚间安寝时才想起忘了去向双双姑娘道谢，于是又起身找了半天，却发现自己连一件贵重的东西都没有。

瘫坐在床上，脑袋乱成一团。我最不喜欢的便是欠人情，更何况对象还是一个陌生的青楼女子。

想了半天也没能得出个头绪，干脆破罐子破摔，兀自翻身睡去。

次日一早，正伺候世子洗漱时就来了宫里人，说是皇上召他进宫商议要事。于是侍奉着世子穿上朝服进宫后我便得了空闲，想了想，到厨房做了一盒子点心提着直奔双双姑娘住处。

到了青楼，门口守着的又是当日那个小哥。我向他说了缘由，他的眼睛立时便放出光彩，直说让我等他先去通报一声。说完就急急跑了进去。

等了一会儿，就见小哥领着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姑娘出来。那姑娘长了一张圆脸，一双眼睛极为有神，睫毛又翘又长，模样十分讨喜。她走到我面前极为礼貌地行了个礼，“奴婢欣儿，是双双姑娘的身边人。受双双姑娘的吩咐来迎姑娘。”

我连忙道谢，便跟着她进了青楼。